

黑虎

黑 虎

段 剑 秋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204号

内 容 介 绍

这人很怪：相媳妇相中了一拉杆——那女子的大姐夫。死而复生的老石匠同“红灯照”的一位后裔志同道合，扶正压邪，轰动了当代的这座小城。吊儿郎当的第八副局长并非是个郎当人，关键时候才显出英雄本色。那位号称病娘娘的小寡妇儿轻而柔的一声“呀——”，竟然把头黑牛给迷住。西天路上无底洞中有个偷吃佛爷香花宝烛的老鼠精，这东海之滨也有一个无底洞，也出了几个修炼多年的“老鼠精”。人有情恋，“黑虎”也有情恋，儿的脸面竟然要了爹的性命……这千奇百怪的芸芸众生，组成了渤海沿边土屋小城的生动画面，让人亦哭亦笑亦恨亦爱，细细品尝，别有滋味。

黑 虎

HEI HU

段剑秋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昌平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80000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30

ISBN 7-5302-0254-5/I·244

定价：4.80元

序 言

丁 宁

剑秋老早约我为他的小说集《黑虎》写序。我对中短篇小说缺少研究，近年读得也少，便一直拖着。转眼，从羊年到了猴年，付印在即，自知抗不过剑秋的执拗，便把全部书稿重读一遍。掩卷之后，恍惚间又踏上黄河之尾那一片深情的土地。

七十年代，我梦游般地像是被黄河的浊流冲到滨州。那里遍地白花花的盐碱，人们过着艰难的生活，却不向命运低头，相信社会主义能救自己。文化艺术领域却颇不寂寞，一群知识青年从事文艺创作，十分活跃。而我这个外来人，一心封闭自己，并不想与他们打交道。一日，一位陌生青年，径直闯入我家，捧着一个厚厚的皮纸袋，自报家门，说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特来要我“指教”。我忙说，我并非写小说的，又未曾研究小说，很难提出什么意见。他不容分说，硬是把稿子塞给我，扬长而去。他，就是段剑秋。

我看了那部厚厚的稿子，不禁为他遗憾，费了那么大的功夫，却还不曾入门。当我把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意见对他说了以后，他竟一点也不气馁，且更加自信地说，一定努力写，直到把它写好。他那自信和执著的劲头，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

二十几年过去，剑秋由青年进入中年，文学素养日臻丰厚，已成为真正的小说家了。这些年，除了发表中短篇小说，

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鸳鸯屋子》，也写了不少报告文学。

作家的创作道路各不相同，有的天生奇才，一篇文章打响，一举成名，有的靠吹捧和逢迎起家，当然，更多的是通过长期的实践，艰苦的磨练。剑秋当属后者，他不是生就的天才，他是靠自己那种百折不回的自信和执著，一点一滴，惨淡经营。《黑虎》这部处女集，表明了他所取得的令人欣慰的成果。

剑秋的执著，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故土的依恋。他当了七年大兵，山南海北，也闯荡了一阵，但他还是念着自己那块贫瘠的正待开发的土地。复员归来，好比一棵小树，立刻把根扎进温暖的土壤。也正是因为紧紧地贴着那块土地，小树才得以更多地吮吸母亲的乳汁，日见成长，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打开这本集子，可以看到，全部作品都是取材于作者的故乡和他最熟悉的生活，使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乡土气息。

这些年来，文坛上热闹非凡，各种艺术观、美学观、价值观，纷至沓来，各种流派的作品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在这纷纷扬扬的世界面前，剑秋只执著地走自己的路，他面向现实生活，满腔热情去反映、讴歌新的时代。在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到黄河三角洲的独特风情，可以看到那片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学创作，原是写人，剑秋的小说并不热衷于编造故事，而是着意塑造现实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劳动者。因为剑秋生活在他们中间，所以，他勿须刻意雕琢，信手拈来，就自然而然地推出了具有典型性格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如《憨牛传》中的憨牛，《水老八》中的水利局第八副局长，《滋味》中农科所新来的关书记等。这些各具性格的人物，为文学画廊增添了鲜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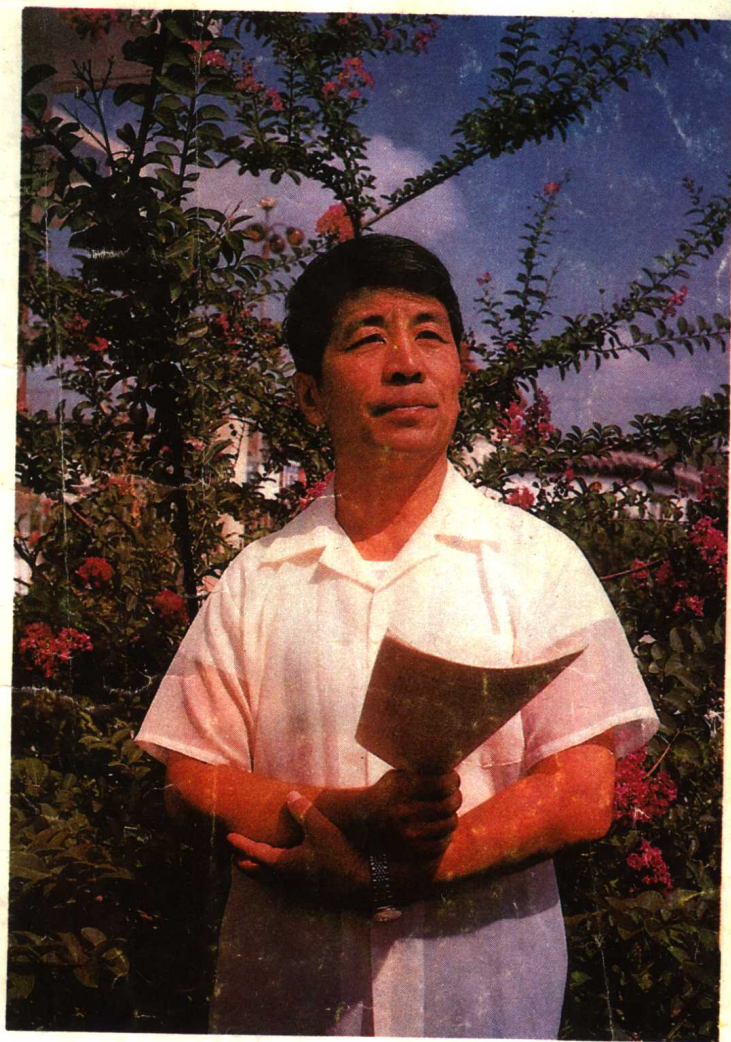
的艺术形象。

剑秋对待生活，具有一颗坦诚之心。这些年，他常进京，每次来我家，必谈故乡和文学。谈到故乡改革的好形势，眉飞色舞，谈及不正之风，常面带怒气，有时用挖苦的语言，愤愤抨击，喜怒哀乐总是形之于色。正是有了这一颗真诚之心，他在创作中，也分外注意对生活中的消极面，特别是党的基层干部中不正之风的揭露和批评，如中篇小说《莲花传》、《闻啼鸟》等，均属这方面比较尖锐的题材，但因为作者注意把握生活中的主流和本质，小说并不给人以单纯暴露之感，相反，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大大张扬了党的压倒一切的正气。读这类小说，不但能获得艺术欣赏的满足，更能得到一种力量和鼓舞。

自然，只具有丰厚的生活，而拙于艺术表现，难于写出感人之作。剑秋的独到之处，是善于状写人物的音容笑貌，观察得很深，写得很细。语言很有光彩，质朴、粗犷而又带点诙谐，正是滨州人的一大特点。尤其《黑虎》，我以为，在艺术上是达到了相当高度的。

成功之作，还靠作者各方面的素养。思想的高度，常是作品的灵魂。我只望剑秋今后的创作，主题开掘得更深些，思想境界更高些。

执著地生活，执著地写，愿剑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 者

目 录

序 言	丁宁 (1)
黑 虎	(1)
莲花传	(72)
闻啼鸟	(95)
水老八	(166)
憨牛传	(182)
滋 味	(241)
无底洞	(249)

黑 虎

一

我们段氏家族男子汉怕老婆，是从我喜欢扮彩旦的黄脸八叔兴开来的。

我高龄的奶奶就这么说，口气十分坚定，神态万分鄙夷，那深陷的腮帮显示着千真万确的不容置辩。“早年……”她说早年间我们大家族中的男子汉在女人面前是何等威风的时候，声音总是慷慨激昂，却又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自己的头。她头上有两块伤疤，四十五年之前我在她怀里搂着她脖子玩耍的时候用小手摸过，如同她嘴中的酸味一样记忆犹新。一块是我老奶奶用水烟袋打的，为我大伯惹祸；一块是我爷爷用擀面杖打的，那是因为我奶奶侍奉老奶奶坐月子期间脸色不好，大有嘲讽老婆婆不该有了孙子再生儿子之嫌，于是老奶奶摔盆砸碗命令儿子打媳妇。男人打女人，应当。我奶奶直到现在还自豪地给孙子媳妇们讲：“当晚，我照样给你爷爷端洗脚水！”

可是，我八叔却给八婶端洗脚水。人们都这么说。尤其那个“放血”的故事，说起来更是有声有色。此事发生在八叔八婶年轻的时候，几个年轻朋友要出八叔八婶的洋相，约定到八

叔八婶家中喝酒。八叔是个灵通人，岂能不解其中奥妙？便对八婶说：“他们喝酒是假，探我的怕情是真，你可千万别让他们钻了空子出洋相。”八婶点头。

转天后晌，客人进门。八叔冲八婶呼喝：“快去冲茶！”八婶应声，转眼端出花瓷盘托着的茶壶茶碗，并把飘香的茶碗送到客人手。“上菜！”八婶急忙去厨房，端出四凉四热八个盘，一把筷子。“给兄弟们斟酒！”八婶应声端起细颈长嘴的锡酒壶，给客人一一斟上，也把脸上的香气送到客人的鼻孔之中……

老鼠变猫不成？客人十分纳闷。酒罢，客人要走，八叔八婶一起送客出门。可是回到屋里，八婶摆起谱儿来，叫道：“可累死我了！快来给我捶捶腿！”八叔乐颠颠地应这美差。

“洗洗脚吧！”八婶又吩咐。八婶的脚丫我小时候见过，雪白透明，带点儿粉红，珍珠玛瑙般喜人。八叔也一定视为珍宝，要不怎么会爱不释手地捧在面前，小心地剪着指甲盖儿，还不时轻轻挠它一下，痒得八婶娇柔地哼叫。可是正这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

这是送走的客人之一，一个精鬼精鬼的家伙。原来他料定酒席之上非真面目，才杀一个回马枪，暗中侦探。待八叔八婶的脚趾滑稽演到戏眼，他推门而进，高声叫道：“老八，我的烟袋忘在这里了……啊呀，你那是做啥呢？”八叔满脸通红，忙辩解道：“气死我了！我嫌她今天伺候得不好，揍了她一顿！”

那人道：“打人怎么拿剪子，捧着脚丫不放手呢？”

八叔说：“光打不解恨，我给她放血……”

这故事传了多年，不断加工。八叔对此毫不避讳，反而理直气壮质问对方：“你知道什么叫怕老婆？那是喜欢她呢！”这

话我信。八婶确实让人喜爱。这不仅是指她长得俊俏，嘴舌灵巧，脾气可人，而且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能耐——善于说媒牵线。庄户人什么惆怅大？嫁不出的姑娘，娶不到媳妇的光棍儿，小寡妇和中年丧妻的男人！八婶巧嘴牵红线，谁不把她当仙姑敬？尤其逢年过节，单身的男女都喜欢往她家里凑。

今天是大年初三，八婶家中照例热火朝天。下棋的，打牌的，炕上炕下好几摊。年轻人手甩纸牌嘴闭不住，哼唱起相声演员选取的唱段来。可人家侯宝林马季什么嗓？他们什么嗓？牙狗咬，草驴叫，让人听了脊梁沟子冒冷风！我赶忙高声提议：“喂，大家静一静！趁八婶这会儿不在家，请八叔给咱唱段《姐儿房中》好不好？”

众人齐声赞成。

我八叔是个戏迷，五十年代在村里演戏扮彩头。他如今眼看六十岁，还往台上钻。八婶常训他：“侄媳妇一大帮，你还抹上粉儿上台跟人吊膀子，要脸不？”八叔低首听命保证要脸。可他听到锣鼓的响声脸又丢在脑后头。此时八婶不在家，自然他当家中王，嗓儿一亮唱起来：

姐儿房中绣花巾，
听得门外人敲门，
两手捂住胸口口，
声儿轻轻问声谁。

下面，该是前来幽会的郎哥接唱。叫门、进屋、盟誓……一系列的对唱形象地描绘出渤海沿边男女情侣蜜恋的情景，十分活泼风趣。听了这首民歌，没对象的年轻人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已婚的人们可以引起甜蜜的回忆，苍发老人也会心里热乎一阵，因此人们百听不厌。可是，八叔只唱了一个开头，便咯噔间住。

“怎么了？”我问。

“情郎没来呢！”

八叔说的这个情郎，是我九叔。多年来他们一直配对：踩高跷八叔扮彩头，九叔扮相公；跑旱船八叔当媳妇，九叔当艄工；《井台会》八叔饰兰瑞莲，九叔饰魏奎元；《姐儿房中》八叔唱情妹，九叔唱郎哥。

八叔指派一堂弟：“去，把你九叔叫来。”

堂弟飞奔而去，又飞奔而归：“九叔不在家。”

“那……他到哪里去了？”

堂弟一笑：“知道他去哪里，我还回来打问？”

八叔搔首，沉思片刻又抬头问：“黑虎在家不在家？”

堂弟摇头一笑：“不在。也许它去会‘情妇’了，也许它同九叔又去……”

八叔摇头否定堂弟的猜测。“不会。今日大年初三，他不会去那里……”蓦然，他似乎觉察到什么，手中的纸牌猛往桌上一甩，霍地起身出门。

我也有所察觉，急忙跟后紧追。

二

我随八叔踏着铺满鞭炮碎屑的街面出得村，走上一条白花花的野坡路。冬日的大地冻结着枯草和霜花，脚踏上去苏苏作响。其实并非全是霜花，还有莹莹如雪的碱皮。村南的黄河算得上一条空中之河，河底比我院内的枣树梢儿还高许多。沿河的土地全部涸碱。幸亏有高厚坚实的黄河大堤拦住滚滚翻动的河水不许外溢，否则河水淹没我们沿河的村庄就像水龙灌鼠洞。因此，沿黄人祖祖辈辈十分崇拜大堤的功绩，就像中国人

无限信仰天子的权威与洪福，甘愿匍伏其脚下唱赞歌，而对它涸碱土地祸及百姓的事情很少提及。

黄河大堤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万里长城一般矗立在渤海平原，十分雄伟。大堤上的阔叶林带此刻虽然失去夏秋的绿色，举目望去尽是光秃的枝条，但由于堤高林密，风助其威，传出的却是火牛阵般的咆哮声，万马奔腾般的林涛声，仿佛九天之水倾泻下来，让人感到气势雄浑不可抗拒。

我拉一拉长毛围巾，沿着蛇般的光亮大路朝前走。大堤外侧的荒碱洼地坟头林立。这是我们龙头镇的祖坟。就是这些躺入坟墓烂了骨头的人，筑起了黄河大堤，栽上了护堤树林，开垦了堤外农田，繁衍了还在繁衍着的沿河居民。虽然他们都有自己奋斗的一生，在大千世界中却是那样微不足道，就连后代子孙对他们的祭奠也是那样微薄——仅压在坟头上一张黄裱纸；而且对他们为亡灵仍有莫大的索求——保佑后代子孙人畜兴旺，五谷丰登。

“你看！”

八叔的呼喊把我的万千思绪打乱。

我顺八叔的指点举目前望，果然看到九叔的黑虎——那头渤海纯种大叫驴。它头高身长，浑身黑缎子一般闪烁光泽，远望如同一匹骠马。虽然它已经齐口多年，却丝毫没有老态龙钟的貌相，依然保持着壮年时代的雄伟英姿。它高昂其头四下张望，直竖大耳监听八方，还不时打着响亮的鼻息，用它坚硬的蹄子刨动着田野的冻土，像是故意发泄身上的气力以显示自己非凡强健。俄尔，它停止刨动，竖耳静听，片刻之后又骚动起来，似乎发现了什么。它昂首长鸣，“哼哈”之声洪亮、雄壮、铿锵震耳，大有压倒群雄之威。

哦，黑虎。每当我春节探亲看到它时，我就会想起那个房

檐上挂凌的冬日。那是我童蒙未开的时候，正跟几个堂叔兄弟在村西的大湾里溜冰。没有现代冰鞋，是在布棉鞋底下踩块瓷瓦片，或是开裆的屁股坐在落霜的砖头上。西北风死硬，刀尖一般从我的开裆裤口钻入腿根儿，划得小肚子裂口。小鸡子冻萝卜一般尿不出尿，须得两手捂着摩擦一阵。我刚刚尿罢，猛抬头看到比我大十岁的九叔抱着个东西歪歪斜斜十分吃力地朝家里走。

九叔一向待我很好，给我捉过两只蛤蟆一只小兔，足以使我心甘情愿当他的走卒，每呼必到，言听计从。此时见他抱得那样吃力，我赶忙离开冰场跑去帮忙。跑到跟前我才看清：啊呀天！九叔抱的是头刚落生的半死不活的小驴。事后我才知道，没等它出生母驴就死了，它从胎包里被扒出来时奄奄一息，主人当死货扔到一边，九叔不忍才把它抱回家里。

抱柴，烤火……九叔白天黑夜守着它。

淘米，熬粥……九叔一口一口地喂它。

小驴儿倒是命大，活了下来。九叔让它卧在自己床边。

驴儿总得起个名呀，浑身黑亮，虎气生生，就叫它黑虎吧！

从此，我跟在九叔的屁股后头开始驯驴。

让我拍手叫绝的是：黑虎异常聪明伶俐，九叔驯驴妙手绝伦。时候不长，黑虎就能听懂九叔的呼喝，明白九叔各种手势的用意。“黑虎！”黑虎首先记住的是它的名，听到呼喝就得儿得儿到九叔跟前。“上草！”九叔呼喝的同时指一指给它预备的草料，黑虎明白允许它吃。“遛遛！”九叔的手势朝外一打，黑虎欢跳着跑出大门，等九叔跟上来同它到村外，看看旷大的野坡，登上黄河大堤。小黑虎望着滚滚的河水好不惊奇！“哼哈……”九叔两手放在耳边呼扇两下，做出大叫的驴态，

黑虎立即昂首大叫起来，引起全镇的驴叫。在这种驴子大合唱中，黑虎总是高于其他驴，足以博得娃娃群的崇高尊敬。黑虎最拿手的是打滚，翻得那么敏捷那么快，而且能一连翻动几个来回。娃娃们不仅为它鼓掌呼好，还偷偷回家给它捧把大黑豆。它可不是贪嘴货，要抬头看一下九叔的眼色。九叔点头允许，它才动嘴；打手势不许，它摇摇脑袋扭过头去。九叔也破译了它的某些语言，懂得它啥样的哼哈是发闷，啥样的哼哈是饥渴，啥样的哼哈是高兴，啥样的哼哈是见到异性动了情……外人传言比真事邪乎：“段老九懂兽语！”

黑虎同九叔十分亲近。它既是九叔的坐骑，又是随从和护兵。我见过的一桩事：有一天九叔上街，一条瞎仗大狗扑上来咬他，黑虎见此光景义不容辞地尥蹶子给了那狗一下，让那瞎仗东西半死不活躺仨月。

我亲自经历的事情是：我到二十五里之外上中学时，暑假寒假九叔都让黑虎接送。那是五十年代，苦读寒窗的学生多数自己往学校里背行李，背给养。我骑着黑缎子般的黑虎进学校，那自豪的派头如同现代的青年人依仗父母之权坐“皇冠”，摇头晃脑好神气。放下行李，在同学们面前夸耀一番之后，我就把短短的缰绳盘在黑虎脖子上，搂着黑虎的脖子亲一亲，然后轻轻在它屁股上拍三下，挥手喊声“回！”如果黑虎依然不动，刨蹄鸣叫，那说明它还想玩一点故事让人们看。我把它牵到操场上，当众让它打几个滚儿，博得好奇的同学们一阵呼喝，它才满意而去。不用人送人接，黑虎自己认路认家。

可惜，后来我进城参加工作，长期不跟黑虎打交道。黑虎后来的事情，是我探亲时了解到的。每年春节我都要探望九叔，而且谈论的主题是黑虎，是童年那些美好的画面。黑虎对我依然情深意浓，见面总是咳咳叫着用它的脸蹭我的胳膊。

此刻，黑虎站在坟丛边缘张望什么？我不得其解……

蓦然，一缕青烟袅袅上升。

三

这是一股淡淡的青烟，淡得几乎让人看不出来。

青烟背后，是一个枯草稀少的坟头。

坟前一个三角形砖池，池中燃几张黄裱——那是供亡灵花的钱。池后两块平整的砖，砖上放着两个盛供品的小盘和筷子，盘中几块糕点几个水饺，三炷燃着的香插在盘后。

看那宽厚的脊背，我辨认出蹲在坟前的是九叔。烧纸的火苗熠熠发光，不长时候就暗淡下去。渤海沿边的风俗兴女人给男人上坟，而且必须高声大噪地痛哭一场，显示对男人的忠诚和思念；不兴男人蹲在女人的坟前哭，否则众人会嗤笑你是一个贱骨头，八辈子没有沾女人，娶个媳妇担不的！这风俗延续至今，到九叔这里却一反常规：他经常去给九婶上坟，泪涕交流。说也怪：九叔非但没有遭嗤笑，反而成为做丈夫的楷模。

也许由于寒风呼啸，也许由于黑虎的刨动与嘶鸣，上风头的九叔竟然没有听到我们走近的脚步声。当我同八叔在他背后站定以后，听到九叔正对着燃纸的砖池自言自语。他一准认为九婶的阴魂就在坟内，那燃纸的砖池是坟中阴魂的门口或窗口，亡妻一定听得到。他神情专注，感情真挚，就像妻子又来到他的面前，听他说那些家长里短，驱赶着他老年的孤独。

“孩子他娘啊，今日是大年初三，孩子们走姑家看老姨的日子。你我都没有姐妹，今日清静。清静得我有点儿阴沉，就跟你说话来了。有些话只能跟你说。跟别人再实着，也说不出

口。”

说着，九叔用根指头粗的枝棒挑拨一下冒烟的烧纸，让那卷没烧透的黄裱又燃起来。他掐了几个水饺翅儿丢在火中，那水饺翅儿立时被纸灰染黑：“我知道你不吃肉，包的是三鲜——韭黄、海米和木耳，香油拌的馅。”仿佛面前真有个个人儿在吃饭。老两口像是在饭桌跟前拉呱儿。

“孩子他娘啊，自从你归天以后，我就像打散的鸽子，觉得飞没处飞，落没处落。尤其年来节到，眼见人家男女老少大团圆，我心里越发不是滋味。人家进屋屋热，上炕炕热，老婆孩子说句话儿心里热；我却进屋屋凉，上炕炕凉，越寻思心里越冰凉。不缺吃，不缺穿，不缺花，不缺用，只缺少家里那种热乎味。仨儿都有能耐，都很孝顺，都接我到他们那里住了几天。可是，我在那里就是不实着，住不下去。”

说到这里，九叔的肩头有点儿颤动，传出几声低沉的呜咽。那种暮年的悲痛凄伤让人感到心儿寒冷，仿佛受伤的老牛被抛弃在隆冬的荒原，呼天不应唤地不灵，只能低头碎心地呻吟。

“孩子他娘啊，你归天以后，老大把我接到北京去。北京的景致确实好：看故宫，逛长城，颐和园里转一天，还到大观园里走了走。媳妇也很孝顺，每顿饭给我单炒两个菜，温上一壶酒，那筷子用纸单包着。媳妇手艺比你强多了：芸豆炒得绿莹莹，柿子炒得红彤彤，鸡蛋炒得黄晶晶，肉丝儿炒得嫩生生……可是我呀，吃到嘴里老觉得没味。媳妇端来菜叫一声爸，我直觉得拿巴得难受。哪像你呀，端上菜来故意郎当脸，冲我脑门点划一指头，像是发脾气。可是我呀，心里比多喝二两酒好受！这时候我才体会出来：人生在世不仅仅要吃得好，更重要的是个味儿好。没有贴心人的那股味，吃山珍海味也觉